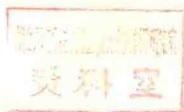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九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JL156/29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九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九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会编

★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济南袁东印刷厂印刷

★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154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书号 11099·290 定价1.09元

目 录

沂水县对崮顶抗日血战纪实	黎 玉 (1)
忆肖永智政委	许 法 执笔 (6)
胶东行署主任王文同志革命 活动片断	鲁 涛 整理 (11)
忆张少溪烈士	董一博 (19)
抗战初期滕县战役亲历记	张宣武 (22)
小雪村毙敌少将中岛荣吉	熊顺义 (47)
王铭章殉国目击记	李少昆 (49)
忆抗日将领方淑洪	方 坚 方 杰 (51)
缪澄流通敌与常恩多起义	牟中珩 (57)
王道起义始末	李晓黎 整理 (75)
觉醒前后 ——忆诸胶大队起义	崔 介 (86)
我在青岛中国纺织建设公司 工作的回忆	范澄川 (93)

解放前的济南火柴工业	蔡吉庭(120)
“德州西瓜”话今昔	李孟才(135)
济宁“兰芳斋”果品店	李慕林 口述(144)
解放前基督教在山东所办	
中小学概况	王神荫(150)
我所知道的济南道院	初中池 口述(190)
道院开坛之内幕	张宁智(215)

沂水县对崮顶抗日血战纪实

黎 玉

当时山东战局概况

一九四二年，山东象全国一样，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，坐在峨眉山上，采取观战待降和积极反共的政策；日军则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，集中大量正规兵团和伪军，对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（解放区）猖狂进犯，并实行抢光、烧光、杀光的“三光政策”，解放区遭到了难以想象的破坏摧残。我山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在“咬紧牙关，渡过难关”口号的鼓舞下，意气风发，斗志昂扬，对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，粉碎日军的一次次扫荡和国民党制造的磨擦，给敌人以重创。

敌人妄图扑灭我省领导机关

日军在一九四一年冬，集中了五万多日伪军，对山东根据地进行了所谓“铁壁合围”的大“扫荡”，妄图摧毁我革命根据地。虽然给我们造成严重破坏，但是在我党领导下，党政军民一条心，英勇奋战，给敌人以重大创伤，使他们的狂妄企图

破了产。一九四二年秋，日军又采用“拉网战术”，也叫做“梳篦战术”，妄想用较大的兵力，密密麻麻的阵势，从四面八方向我根据地推进，象撒开网收起来，和梳子篦头发似的产密合围，妄图寻找我省的党政军领导机关，扑而灭之。敌人煞费苦心，用了许多阴险毒辣的办法。当时我山东分局等领导机关，正在滨海地区莒县地带指挥甲子山战役，抗击国民党五十七军缪澄流部队向我进犯的战斗。日军首先放出空气，说要大举“扫荡”滨海行政区（当时山东解放区划分为鲁中、鲁南、渤海、胶东和滨海等五个行政区），一方面干扰我们反击缪澄流的军事行动，一方面诱降国民党军队，配合他们向我们进攻。当时我领导机关研究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，认为敌人组织冬季“扫荡”是多年来的规律，要组织好反扫荡的斗争，决定暂时分散以对付敌人。一一五师等主力部队和山东分局留在滨海区，观察敌情，准备迎击敌人的“扫荡”，省的其他领导机关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、山东省临时参议会、省工农青妇文各界救国会）和山东军区（山东纵队兼）北上，插到沂蒙山区，以应付形势的发展变化。这次和山东军区、省其他领导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王建安（山东纵队副指挥）和李竹如（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秘书长）等同志。

日军的军事部署和行动

日军进行这次所谓“拉网战术”的大“扫荡”，是一九四一年“铁壁合围”的继续。敌人调集了几万人的兵力，计有日军正规兵团三十二师团、二十九师团，还有两个旅团，以及部分

伪军和地方汉奸队等。这些兵力在临沂、蒙阴、沂水、莒县等几个地方集中。一九四二年九月间，就在小清河平原地带进行“扫荡”。十月在泰山山区“合围”，我汪洋同志牺牲（汪洋同志，当时是一军分区政委、一地委书记，率领军分区、地委和专署机关工作人员，只带一个连队和教导队，被多过若干倍的敌人围困在莱芜县城北的棘山上，他坚定地指挥部队反击，激战了一昼夜，给敌人以重大杀伤，机关工作人员安全转移。他受伤逝世）。十月二十六日，敌人摆开了“拉网合围”的架势，妄图扑灭我省领导机关。敌人在蒙阴、沂水等地纠集地方汉奸武装，设三、四个点牵制我军。敌人主力先窜犯沂水县城西五十华里的南墙峪一带，向万毅、郭维城统帅的百一十师、及二分区的部队进行拉网包围。经过激烈战斗，我军晚上安全转移。这时山东纵队一旅在蒙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战工会等省的领导机关，从滨海地区转移到沂水境内，在大诸葛（在沂水县城西北六十华里）一带观察敌情。二军分区在东里店（现属沂源县，距沂水县城九十华里）一带监视蒙阴敌人动静。当时敌情很难掌握，敌人出出进进，疑阵重重。纵队和行政领导机关本拟沿沂水城到马站的公路两侧向北转移。当时马站（在沂水县城北七十华里）以东由国民党苏鲁战区于学忠部控制。沂水县境则在我们控制之下，群众基础条件好，地理形势对我们有利。但发现沂水城之敌已出城向北运动，故改变了向北转移的计划。

对崮顶血战气壮山河

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日子夜，侦察到敌人向东里店一带运

动。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仅带特务团的一个营（营长严寄洲三个连队，机关工作人员多于部队），从马站以西向北转移，过了对崮峪村（在沂水县城西北约七十华里），拟向东北方向转移。据侦察人员报告，北面又发现敌人，是从国民党五十一军防地向南而来，向山区进犯，我机关部队决定从东北折回，以急行军的速度，在半小时内抢占了对崮峪山头，发现东南方向和西北方向都有敌人。日军和汉奸队、沂水城的伪军，也从北面沂山山区南下。于是我军决定机关部队登上对崮峪的对崮顶，部署作战队形，准备同敌人周旋。对崮顶有两个山崮（山头）相对立，崮顶周围陡峭，群山环抱，形势极为险要。崮顶南北东西各约半华里长，呈椭圆形，总面积方圆不过一百市亩。我部队有两门小炮，几挺机枪，坚定地守住阵地，英勇顽强地抗击四面包围十几倍于我们、武器装备先进的八千多敌人。我们刚上山，东面敌人打来一发炮弹，没有击中我们。接着敌人大部队蠕蠕向山上运动，向我山头进犯。敌人非常猖狂，步枪乱放，机枪到处扫射，敌机两架，低空盘旋，轮番向我阵地俯冲，扔下许多炸弹。因为山顶面积太小，炸弹都落在山头四周，有不少炸弹还落到了敌人阵地上，炸死炸伤许多敌人。

不久，北面的敌人占据了附近的一个山头，东南（马站方向）的敌人也窜上了一个小山头。前沿阵地的争夺战已经打得很激烈，我沂水青年团部队、沂水县的区分队，还有抗大山东分校的一部分人员，也都赶到了对崮顶，立即参加了对敌战斗。

上午十一点左右，国民党五十一军的一个营（不满员），被敌人拉网拉到这里，要求上山。因为他们处在危急之中，我们决定让他们到崮顶上来。他们有机枪，有子弹，但是不敢打

仗。我们派人帮助他们把守一个阵地，抵抗敌人的进攻。当时我们把这一行动叫做“统一战线上火线”。

激烈的战斗打了一天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，广大战士、干部和工作人员打得机智勇敢，英勇顽强，充分利用山头上的峭壁隐蔽，大量杀伤敌人，打得敌人晕头转向。我们的伤亡很小，我们的阵地巍然屹立在对岗顶的山头上。我们设在对岗顶西边的岗山、平山阵地，伤亡也不多。这样一直坚持到太阳快要落山，我们决定傍晚转移。为了缩小目标，便于行动，转移时分成若干小组，从若干处往外突围。

黄昏以后，转移开始。各组从不同的方向，分头顺坡而下。边打边走，向着转移后的集结地点——东南方向的埠前村（在沂水县城西北五十华里）一带集中。省的领导机关都安全转移出来，取得粉碎敌人“拉网”扫荡的胜利。

在这个战役中我的右手负伤，最不幸的是，李竹如同志、二分区一团团长刘玉泉同志、省军区四科科长韩川同志等壮烈牺牲。我领导机关工作人员和参战单位的同志、特务营指战员共伤亡百余人。国民党第五十一军那个营也受到一定的损失。这次战斗，共毙伤敌人六、七百人。

注：

黎玉同志，原任中共山东省分局委员、山东纵队政委、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，后为山东省政府主席。他是领导和指挥对岗顶战役的主要成员之一。

（靳星五整理）

忆肖永智政委

许 法 执笔

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，肖永智同志一直被誉为文武双全、智勇兼备的优秀干部。

肖永智同志坚决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在四方面军时，他曾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受害者之一。一九三四年秋，张国焘搞“肃反”运动，一个被陈赓同志称作是“从娘肚子里爬出来就跟着红军走南闯北”的肖永智同志，被诬路为加入了“改组派”。他被关押起来，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但这件冤案丝毫没有动摇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。他坚决执行“党指挥枪”的原则，教育干部绝不能有“枪杆子第一”的思想。如果发现这种苗头，即行制止、纠正。肖永智同志很尊重地方党的干部，行军中让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走在行进部队的中间，保证党政机关的安全；发生战斗时，让地方党政机关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；地方党政机关遇有困难时，他就主动派部队前去支援。

肖永智同志担任过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、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的政治委员（一九三八年）、八路军先遣纵队政治委员（一九三九年）、冀鲁豫三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（一九四三年），在新八旅和军分区合并后，肖永智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。肖永智同志很注重提高部队的政

治素质。每次作战，在战前动员时，他不仅讲清敌我情况，还特别着重讲清作战任务的重大意义。在工农红军长征的路上，他多次参加指挥战斗，如甘肃的山城堡战斗，长生口、神头岭、响堂铺、潞王坟等战斗，都取得了很好的战绩。一九三八年一月，上级派他到晋南带回新参军的战士。当时，驻晋南沁源县的国民党部队是川军王铭章部。在内战时期，王在川北，尤其是在旺苍坝时，曾和红军打过仗。为了团结抗日，肖永智同志到达该地时，主动去王铭章的师部联系，师部的门卫不理睬他，他即晓之以抗战的大义，受到国民党士兵的敬佩。王请他进去后，他又做了许多工作，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。当王了解到肖参加过对王铭章的战斗时，王铭章讲了些红军象神兵天将一样的传说。肖永智同志不仅完成了带回新兵八百三十余人的任务，还增进了部队团结抗日的情感。后来，双方的士兵相遇，也要攀谈一番。

工农红军创立川陕苏维埃根据地时，肖永智同志在红三十一军担任宣传队长。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边缘山区，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，宣传我党我军主张，扩大红军队伍，发动群众打土豪，分田地，组织地方武装，配合红军主力作战，建立和巩固乡村苏维埃政权。宣传队里有来自鄂、豫、皖、川的老同志和新队员，最大的三十多岁，最小的不过十四、五岁。宣传队员每人一支马枪或一把马刀，一支用棕片扎成的笔或者一个小铁筒。这支年轻的队伍，走遍了通、南、巴、广、旺五个县的许多山区。他们“集中起来打反动派，分散乡村搞宣传”。每到一地就张贴标语布告，在石崖、牌坊上镌刻“打倒田颂尧”、“打倒邓锡侯”、“解放全四川”的标语口号。宣传队深入群众，访贫问苦，动员苦大仇深的贫雇农、“五匠”带头

建立苏维埃政权，把土豪劣绅的土地、财物分配给穷人，组织群众团体和赤卫队。宣传队的流动性大，生活十分艰苦，到偏僻山区去还要自己背上干粮，夜宿石岩、山林，还要站岗放哨。新队员不会打草鞋，走不惯崎岖山路，更不会组织宣传群众。肖永智同志总是以身作则，处处带头，耐心帮助新队员。晚上和大家一起念文件，读《红光报》，讲述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历史和粉碎国民党军“围剿”的经验教训，使大家深刻地懂得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对于支援红军、打击敌人的重大意义。大家情绪很高，再苦也不怕，再累也不嫌。通过宣传队的工作，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了，群众积极地送粮、送肉、送鞋袜支援红军。在两年时间里，向红军输送了上千名新战士。在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五次“围剿”中，红军收缩阵地，转移到山区，到处有群众供应粮食，到处有群众送情报。群众欢迎和爱戴红军，红军得以进能攻，退能守，不断赢得对敌斗争的胜利。

一九四〇年秋，先遣、筑先两个纵队合并为一二九师新八旅，肖永智同志任政治委员，他随七团和五大队在平、博平一带活动。当时，这支部队创建不久，缺乏战斗经验和严格的训练。有一次过卫河，天冷，水面结了薄冰，不好徒涉，部队在河边停着，人喊马叫，嚷嚷成一团。肖永智同志赶到，问大家为什么不过河？有的说，水凉；有的说，不知道水有多深。肖永智同志说：“天冷当然水凉，我来试试。”他把裤腿一挽就下了水。蹚到对岸后，他说：“这条路线能过，河床也平坦。”部队就跟上顺利地通过了。

一九四一年秋，攻打莘县二区小杜家，一晚上连打四个日伪据点。据点外壕沟里有三尺多深的水，肖永智同志带头下水，搭云梯上寨墙，亲手捉了一个俘虏。平大路西是我们三分

区的腹心地区，也是穿过平汉铁路和太行山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要道。一九四二年以后，日军几次推行“治安肃正”，凶恶地进行“蚕食”。敌伪碉堡林立，斗争尖锐残酷。肖永智同志带领小部队胜利地坚持和开展了对敌斗争，保证了和太行山领导机关的交通联系。在几次反“扫荡”、反“铁壁合围”中，他多次负伤，腿部的伤势损及筋骨，使他不能快步行走，但他仍然坚持指挥战斗，不下火线。他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，使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情绪。

新八旅主要是在卫河以西、邯郸以东的地区活动。为了开辟卫河以东，莘县、冠县、朝城、阳谷、寿张一带的工作，要拔除盘踞阳谷一带伪军齐子修的据点。肖政委接受命令后，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，决定带领骑兵团白天穿过敌占区，对敌人进行远距离奔袭。沿途据点上的敌伪看到这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，吓得不敢出来。当我五百余骑兵团运动到阳谷城下，城上的伪军发现我军时，仓皇射击堵截已无济于事。肖政委在部队前头，带领部队一举冲进城，将伪军齐子修部击溃，日军闻讯出兵来援时，我军已胜利转移。

肖政委处处关心爱护同志。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，七七二团在河北彭城的遇袭战斗中，我特务连连长简国湘，在率队冲锋时中弹受重伤，不省人事。同志们以为简连长牺牲了，想就地掩埋。恰好肖政委在旁边，非常悲痛地大声制止，他说：“死了也要抬回去！”第二天，简连长竟苏醒过来，恢复了知觉，经过治疗，半年后痊愈了，重新回部队担任原职。他这一句深怀同志友情的话，救活了一位同志的性命！

肖政委非常强调密切军民关系。他常说：“我们八路军是扛枪的农民，农民是扛锄头的八路军。我们打日本侵略

军是为了国家和老百姓，老百姓种田是为了支援部队和复兴国家。部队行军踏坏庄稼，军马啃了树皮，这都违犯了人民军队的纪律。“肖政委讲了，就率先执行，并督促检查。所以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。部队住在群众家里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水缸里打满清水，还开展过“满缸运动”（把群众家的水缸挑满水），借物送还，损坏赔偿。当部队出发时，要派人向房东告辞，征求群众意见，检查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执行情况。

肖永智同志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（农历九月二十三日）下午三时粉碎日军扫荡的“卫东（卫河以东）战役”中英勇牺牲的。当时日军广濑旅团和伪军数千人突然包围我军，在战斗中，肖永智同志为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，这时，肖永智同志年仅二十八岁。

（王波 韩正夫 张升 李福尧 许法
等同志回忆）

胶东行署主任王文同志

革命活动片断

鲁 涛 整理

王文同志是陕西绥德县耿家山村人，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，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共产党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他在陕北从事革命工作。一九三五年，先任绥德县苏维埃副主席，后任县委书记；一九三六年八月，转任吴堡县委书记，同年十二月，又调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一九三七年十月，王文同志被调任米脂中心县委书记。一九三八年春，他和郭洪涛等同志一起来山东，任胶东特委书记，军政委员会主席，后任胶东区党委书记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兼代胶东军区政治委员。一九四二年，任胶东行署主任。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斗争，王文同志积劳成疾，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溘然长逝，年仅三十二岁。

王文同志在陕北

王文同志幼年时期，家庭生活极为贫苦。全家十二口人，只有薄地两亩，全靠父兄当长工和外祖父的接济，过着半饥饿的生活。六岁丧母以后，光着脚板跟父亲上山劳动。九岁时，见到人家的娃娃上学，要求父亲想法也让他去，父亲含着眼泪劝慰他说：“咱没有钱，上不起学啊！”多亏父亲的朋友耿如

才，见王文聪明伶俐，慨然解囊资助，他才上了学。十四岁他考进了绥德师范，在学校里加入了共青团，积极参加和发动进步学生闹学潮。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，绥师党组织遭到破坏，学校被关闭。

一九二八年他从李景林同志处得到一本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，如获至宝，日夜捧读。那时候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绥德大清党，到处搜捕“赤化分子”，这年年底，四个衙役闯进他家，催粮、催捐，翻箱倒柜，在炕席底下，翻出了这本书。王文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乘衙役不备，将书夺回，匆匆撕毁。衙役要带他走，父亲借了两吊钱，塞进衙役的腰包，幸而了事。

王文同志为了找隐蔽的地方，便于继续搞革命活动，同时也可以挣几个钱，帮助家庭不致于断炊，经人介绍，他到枣林坪镇一家商店当了店员，年工资二十元，由于店老板控制很严，他无法开展革命活动，想辞工不干。老板见他会写能算，打算安排他管账。年三十下午，活干完后，他要回家过年，店老板告诉他回来之后请他管账且长工资。王文回家对父亲说：

“在那里干很不方便，钱再多，我也不再为他们效力，这些家伙可把我们穷人折腾苦了。”父亲知道儿子的心事，没勉强儿子再回去。

王文同志入党后，忠实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：“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，为了人类世界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。”一九三三年，他和李景林一起，办起了一所学校，李任校长，他任教员，他们把这所学校，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，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，推荐进步书籍给师生阅读，团结了一部分进步师生，发展与建立了共青团组织。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，同年